

“归去来兮”

——艺术推动村落复兴与“许村计划”

Back to the Traditional

Art Promotes Village Rejuvenation and “Xucun Plan”

[渠岩] Qu Yan

作者单位

广东工业大学艺术城乡建设研究所(广州, 510090)

收稿日期

2013/10/10

1 他乡遇故乡

2006年,我第二次来到和顺,惊喜地发现了许村,以及许村周围散落着像桃花源一般美丽的村落。

和许村相遇,我仿佛找到了自己久已失落的家园和故乡。虽然是以“他者”的身份进入许村,但它弥补了我精神还乡梦破灭的遗憾和失落,成为了我对故乡怀念的一种象征,成为自己不幸乡愁的慰藉之所;也使得潜藏心中多年的梦想变得清晰,让我重新回到了自己文化的源头,获得了自救的途径。

许村在太行山东部的最深处,经历了上千年的沧桑变迁,风景秀美,民风淳朴,历史遗存丰富而鲜活,建筑民居、民俗生态及乡土文化保留了从明清时期到现代完整的历史线索。村里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庙宇、戏台和牌坊。一年四季,农民们都有自己的节庆与民俗庆典,这是和自然相通的旋律。传统文化活动如耍狮子、舞龙灯、踩高跷、钉缸、二鬼摔跤、晋戏、秧歌等,还有剪纸、泥塑、木雕、木刻版画等民间艺术。他们不但一年到头辛勤耕耘,也沉浸在由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富文化中。

在许村的老院子里,每家每户都有祭拜土地的神龛和牌位。土地神如此普及,其他神灵都望尘莫及,地位之高,甚至远超关圣帝君与观世音。文革中其他的庙宇毁坏严重,但唯独土地庙没有遭到破坏,就是红卫兵也没有敢动土地庙。过年时,人们早上四五点就争相起床,敬神祭祖,看望老人,越早的人便越会得到好运。如今,许村的新房子都普遍设有土地龛,人们从丢弃的老宅中唯一请回新房的,是土地爷的神龛,将其安放在进门的影壁上,继续供奉。

2 走失的神性

尽管在许村新村的民居里,村民还保留着土地神的神龛,但影壁上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。进门影壁的显要位置,大多是福禄寿和迎客松的图案。当土地已渐渐失去对农民的吸引力,对土地的崇拜就逐渐淡漠了。人们与神圣、与祖先失去了联系,与土地也失去了

亲近,也便失去了所有的敬畏,失去了生命的根系。

如果我们思考用寻找人生价值“元点”的方式,来分析中国最根本的社会形态——乡村社会,便会发现它具有极为独特的文化结构。中国传统文明的价值体系,是以传宗接代使血脉不断延续的敬祖崇拜。血脉是核心——它是支撑生命,抵挡死灭的“元点”,并在此之上建构起个人价值的评价体系和社会价值体系。传宗接代的“宗”,极为奇妙地将家庭生活、两性情爱、个人价值,以及社会价值体系交汇合一。满足了传宗接代的价值使命后,才是之外的功名利禄,而满足了功名利禄,却还是要回归到宗血这个价值之上——光宗耀祖。他们还是要回到乡村,回到家园和家庭里,皈依到家谱、宗祠、祖宗牌位等神圣化的家族空间里,个人意义才最终显现。

西方对人的道德与行为规范是“宗教约束”,东方对人的道德与行为规范为“家族约束”。西方人为了追求灵魂不朽,现实中必须“忏悔”并“赎罪”来约束自己的行为,而中国人则是用家族的尊严来要求自己。如果没有了祖宗,那他就没有根源和出处,就没有生活下去的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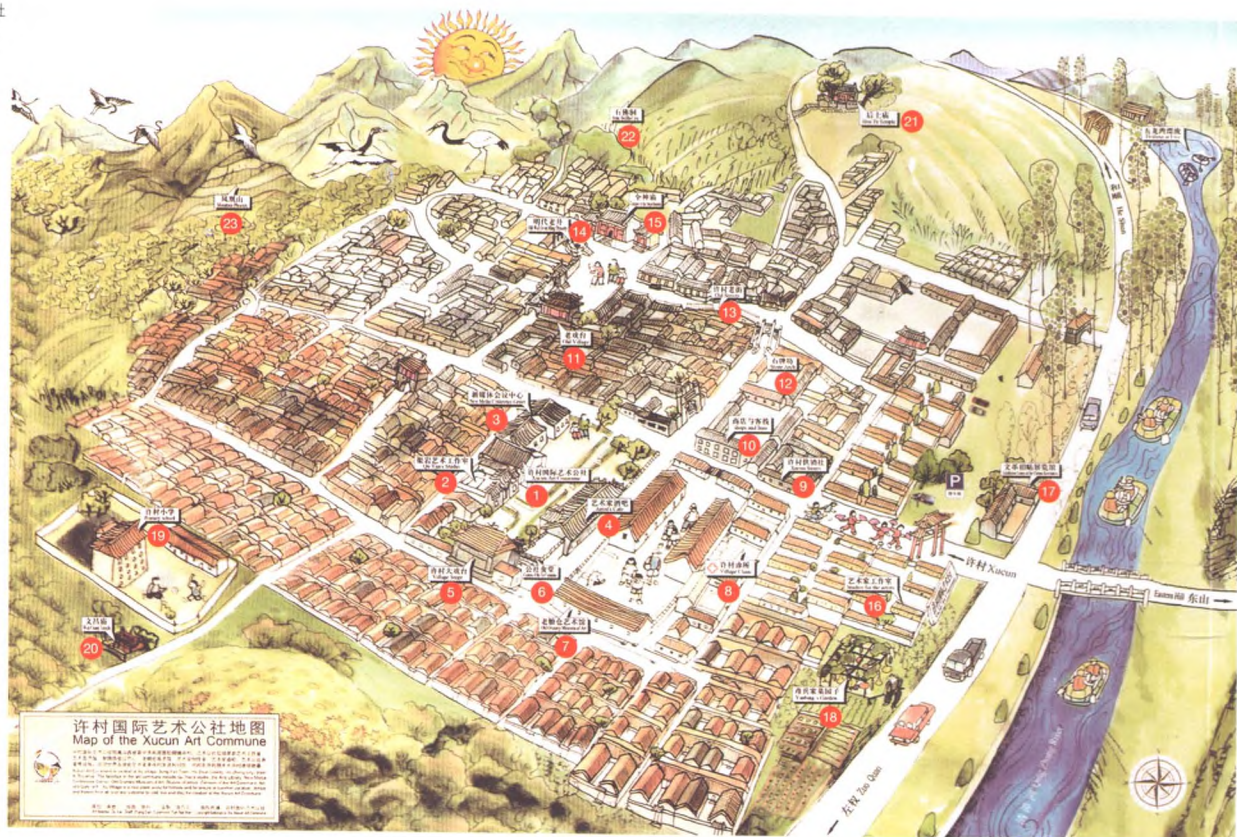
而今天的中国,乡村解体,人从家族中拆解驱散出来,生命不息的家族祖宗体系逐渐沦丧,人们无法再在家族中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。把家族氛围秩序中的人拆散成孤独的个体散落在社会中,他的行为就再也不必为家族的荣誉负责了。虽然法律的惩治作用不可否认,但道德约束和预防还是为先。

今天的中国的乡村,不仅是村民的走失,更是神性的走失。我们必须将信念诉诸于精神,将信仰诉诸于心灵,用我们的文化信仰来填补空白和盲点,重建精神家园,并以自己文化母体来滋养和建设中国式的现代乡村与生活。

3 艺术的乡村实践

艺术如何介入乡村?艺术家以何种方式介入乡村?我们来到了许村,但又能在许村做什么?我们做的这些能得到村民认可吗?艺

- 1 许村国际艺术公社
- 2 渠岩艺术工作室
- 3 新媒体会议中心
- 4 艺术家酒吧
- 5 许村大戏台
- 6 公社食堂
- 7 老粮仓艺术馆
- 8 许村诊所
- 9 许村供销社
- 10 商店与客栈
- 11 老戏台
- 12 石碑坊
- 13 许村老街
- 14 明代老井
- 15 全神庙
- 16 艺术家工作室
- 17 文革招贴展览馆
- 18 彦兵家菜园子
- 19 许村小学
- 20 文昌庙
- 21 后土庙
- 22 石佛洞
- 23 凤凰山



1 许村规划总图 (张丹手绘)

术家是理想主义者，往往充满了对乡村的想象和浪漫，但现实和想象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距离和鸿沟？

我想，艺术介入乡村，重要意义并不是艺术本身，而是艺术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开始建立。艺术不再是艺术家自我的创造，仅仅局限于艺术审美的情趣之中，而成为一种艺术实践行为，乃至一种社会运动。当代艺术区别于传统艺术与主流的意识形态艺术之处，即在于其具有文化启蒙、公民教育乃至社会干预的意义。当代艺术家的社会的介入不再只停留在提出问题，而应积极参与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。文化与文明的架构其实就散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希望建构一种文化形态，将人们从高度工具化的社会中解放出来。

在许村，我们尝试用“艺术推动村落复兴与艺术修复乡村”的理论，来实施一系列的修复和再生计划。抢救历史遗存，进行和风细雨的长期修复，并希望在古村创造一种

文化形态 (图 1)。

首先，我们需要经过不懈的沟通，来说服乡镇村干部和村民，停止对老建筑及老宅的破坏，并制定出保护许村明清老街和古建筑的修复方案和措施。

其次，我们选取了许村被废弃的旧影视基地作为具体的修复实验。五年前《大山的儿子》电视剧组在此拍摄，许村也想借此发展旅游经济。但最终电视剧没有播出，村民们的期待也落了空。如果继续闲置，这两排被废弃的房子也可能会慢慢的倒塌。通过两年的改造和不断完善，许村国际艺术公社在原影视基地落成，并正式更名为许村国际艺术公社，围绕艺术家广场建造了艺术公社办公和接待中心、艺术家创作中心、艺术家公寓、艺术图书馆和资料室、新媒体与会议中心、艺术公社食堂与乡村酒吧等。我们要让村民看到，在不破坏老建筑和老宅的前提下，只修复内部空间和加固结构，同样也能过上现代化的新生活。

第三，“创造新文化，救活古村落”，梁漱溟当年的思想也成为我们今天“许村计划”的脉络。我们发起并成立“许村国际艺术公社”，将国际艺术村的概念引入许村。2011，首届许村乡村艺术节暨艺术家驻村计划启动，让国际艺术家定期来许村创作和生活，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也将永久留在许村，以此带动社会关注与游人介入，使乡村逐渐复活，给村民增加收入。

最后，通过制定“许村村民文明手册”，和“艺术家带头在许村捡垃圾，从而村民响应一起捡垃圾”这个活动，唤醒村民对身处环境的关注，对家乡的热爱与文明生活习惯的意识。让人们重新对周身的空间、历史以及人群发生好奇心与觉察心，并保存多元、包容与互助的核心价值观。

4 新乡村修复计划：从建筑到村落

许村的建筑从春秋时开始，或依山就势，或因地制宜，具有因地制宜、因材致用



2 修复整治后形成的“许村国际艺术公社”

的经验。在生产关系简陋和自然条件艰苦的岁月里，依然能呈现出简朴和自然的乡村建筑民居风格。目前许村中仅存有一座明代的院落，清代和民国的建筑较为普遍，具有优美的建筑样式，呈现出强烈的中国传统风貌。从1949年以后至文革前，这时期的民居建筑也依稀还有传统的影子，在脉络传承上还说过得去，再加上若干革命的元素和图案参杂其中，能有高度的辨识度和时代认同。

但许村的发展并没有采取保护老村落形态与建筑的方式，而是在原基础上，拆掉老房建新房，新房则是以现在流行的红砖材料盖起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新房子在老村子里逐渐替代了老房子，新旧混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。大批的新房子也开始集中规模出现，大批的麻地被批准为新的宅基地，村落开始往村西扩张，打破了许村原有的凤凰形状。一些优美的民居建筑年久失修，有些已经遭到了破坏。如果不加以保护和修复，再过若干年，许村也将逐渐变成中国千万个毫无个性、毫无美感的村镇之一。

目前许村新的建筑，匆忙导入新房的生活标准，既草率丑陋，也阻断了差异性、灵活性和个体性，不再出现传统乡村多样性、亲密性和丰富性的特点和品质。今天的“新

农村建设”，如果只是简单地借助现代建筑的手段建设新农村，那也只能是把乡村建设成城市的附庸和山寨，只能给予物质和身体的满足，实现所谓的“丰衣足食”。但现实中无数困难和问题摆在我们面前，村民要过上新生活，或离开老宅到新村盖新房，或把老宅原地拆除直接盖新房，如不改变这种现象，古老的许村就会荡然无存。

乡村修复是对建筑本身的挽留和复归，也是对个体家园的肯定和自信。就像被毁坏的物件经过能工巧匠的妙手回春，使其接上历史的脉络并在乡村的发展中传承下去一样，我们需要寻找一套可行的模式与方法，作为村落修复的规范。在确保安全、采光和舒适、卫生的条件下，将个体性、差异化和传统的家族生活结合其中，为被毁坏的乡村提供一个自行修复的有效办法，孕育出兼具个人自由与多样性，复归家族与邻里生活的舒适、健康的村落。

村落的成长是渐进而自然地，居民在漫长的岁月中需求和习惯的改变，不断渗透和塑造其生活的环境与建筑。村落和民居并不是静止的，它们会随着主人的成长和发展，一代代的营造和经营而变化。正是因为每家和每个不同的人，世世代代的营造，才会呈

现出看似纷乱无章，却变化融洽的无限风情。老的村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因此我们要小心地保护这种生长的规律。“新农村建设”中整齐划一、兵营式的建筑之所以并不让村民感到舒适，是在与其没有尊重人性的尺度与人的空间活动。只有村民自己知道在院落和房屋之间活动时，内外高度的低矮、狭窄与舒缓的考虑已家庭成员的活动范围与习惯，以及生产与生活的相互使用的空间关系。

“新乡村修复计划”，就是要修正现有的“新农村建设”偏差和误区。我们应该放慢脚步，采用小心翼翼的方式来疗愈乡村，用艺术修复千疮百孔的乡村。在尊重传统营造法式的前提下，用当代的技术手法修复传统民居，在收集和整理传统手工艺的基础上，找出与今天的生活有关联的部分加以发挥和推广，复兴我们智慧的祖先创立的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与仪式，融入今天的生活方式与文明习惯，建立起来一个全新和完整的活动空间系统与东方人的生活方式。恢复一个有精神灵性、有基本的伦理规范、彼此关怀和仁德本性的现代中国乡村。

而要做到这些，会有许多沉重的拦路石挡在面前。艺术家可以在乡村中进行调查，确认那些值得保护和修复，或可以改建和再



3 逐渐修复的老邮局外观
4 逐渐修复的老邮局
休闲空间
5 许村国际艺术公社
新媒体中心外观

生的物质文化。但我们还需要获得村民的认同，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，谁来负担最开始所需的费用。只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你就会知道谁会是乡村的主人。村民们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未来，再好的建议也要得到他们的认可与支持。当地政府的认可与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通过许村的实验，我们希望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模式，成为可供推广的经验。

“乡村修复计划”希望以一个村落为主，建立一个修复委员会。遴选出“乡村修复”团队的核心成员，通过这个委员会来招募设计与志愿者。成员要负责管理经费并执行相关的工作，并聘请预算审查机构来监督经费的合法使用，最后还要有专门的验收机构来评估施工结果。计划资金来源的可能性包括：政府投资拨款、社会团体资助、企业与企业家认领、村里有志者的捐款以及村民的筹款。而修复委员会的人员应该包括：富有公益心的艺术家与建筑专业的专家（热爱乡

村、有视觉经验及空间建构能力、具有丰富的艺术史及民俗研究的专家）、艺术学院和建筑学院的学生志愿工作者，以及有志于乡村保护的热心人士。

在许村的修复委员会中，包括了受到村民尊敬的当地人士，现在的许村艺术公社社长范乃文。其他成员包括建筑规划设计师、施工的工程师、农业与社会学者、经济与商业人士、以及团队运作的行政人员等。修复小组在开展工作之前，要仔细地深入该地区调查研究，并寻找出这个乡村的不同之处和特点，发现该地区的民风民俗特点并尊重这些传统，寻找出该地区有效和实用的材料与技术，才能设计出一套真正适合本地区的修复方案。除了进行正常的乡村与民居的修复工作之外，也可以自由选择根据当地不同条件，扩大和延伸基地的边界与范围。选择要栽种的植物与花木，甚至包括各种水果、蔬菜、谷物及各种有经济价值的农作物。

在乡村修复的过程中，可以将下一步要

增加的公共福利设施，纳入乡村修复小组的工作统筹规划。比如乡村幼儿园和小学、医院与老年公寓、餐馆与福利公共设施等，也都可以公平的纳入建造属于自己社区的乡村修复计划之内。这些配套建筑与乡村修复项目相互配合，将历史与实际生活有效的结合并发挥到极致，他们就会迅速成为乡村永续生活的样板与示范。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，以及学术成果越来越成熟，“艺术推动乡村复兴”及“乡村修复计划”被社会广泛认可与聚焦，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艺术修复乡村的实践（图2~8）。

此外，乡村修复计划委员会一定要有学术定位和路线。一个乡村修复项目完成后，要写出案例和艺术报告，在当地乡村跟踪培植发展几年，“乡村修复委员会”即可变更成一个更为实际的机构“新乡村家园发展中心”。优美健康的乡村特征，应该是生机勃勃和富有热情的，亲密与多样性的，他也会将人性的空间尺度和社区型的群体，紧密结



6 许村艺术图书馆
7 许村艺术家公寓
8 许村国际艺术公社
新媒体中心室内

合在一起，并同时提供个体自由与乡村凝聚性的关键所在，我们会将这些特征和规律总结出明确的理论和标准，同时又注意他们的地域性和差异性。用来诠释和评估各地区不同文化与地区背景下的中国乡村形态。我深信，当我们将已经考虑成熟并达到了一个临界的状态，就真正能够将“乡村修复”的概念凝聚成一个高效率的乡村复兴的综合体，来说明我们如何在面对高速城市化造成的恶果面前，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策略及方法来解决我们积重难返的问题。

5 更多的“许村”

许村的计划和实践，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中一个艰难的尝试，在严峻的“城市化”和不可阻挡的“新农村建设”面前举步维艰，但我们还是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。就像澳大利亚人类学家 W.R. 葛迪斯在对江苏开弦弓村再调查时说的：“社会变迁或有关的任何变化都是有二个方面的过程——分裂

和统一，崩溃和重建，腐朽和新生。我们不妨称之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。这两个方面可以同时发生，就像人的皮肤不断新陈代谢，或像稳步发展的工业化，吸收着不断增长在农村剩余人口一样。但届时这两个方面可以分离开来，成为单独的方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积极的发展来临时，往往显示出革命性。”

许村计划已经实施几年，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。2012 年底和 2013 年初，《许村计划——渠岩的艺术实践》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99 创意中心和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展览馆开幕，这两次展览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和广泛的传播。但是，目前的“艺术推动乡村复兴”计划，立刻成为具有商业投资回报的模式有一定困难。因为其包含乡村再造的社会功能，与保护和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责任，公益和社会效益应属首位。长期的修复与经营的时间周期，是不能简单地按短期商业投资回报模式来评估的，更别说

再造乡村文化的精神价值与神性回归了。但“乡村修复计划”可以与当地文化及旅游的潜在资源结合，整体规划出具有保护目的，又有潜在市场回报的特殊案例来吸引社会资金。这样既有效地保证了乡村修复的资金来源，又能为投资者最大可能的带来投资回报，推动社会的各种力量投入到“艺术推动村落复兴”的运动中来。

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，大家都有良知和责任，只是现实太强大了。所以，大家满腔热情，但在现实面前处处碰壁，无从下手。我是用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，找到许村这个现实的切入点深入下去，以期唤起社会对乡村的关注保护。许村修复不能一蹴而就，也无法急于求成，因为破坏得太久和伤害得太深，但希望能以此唤起更多的人加入到乡村修复和村里复兴的行动中来，这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。■

图片来源

除图 1 外均为王笑飞拍摄